

觀海文鈔

11

369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始



觀海文鈔

全

11-369



觀海

字出墨子

大正
9. 8. 25
内交

觀海池谷盈進 著

觀海池

駿河池谷氏藏

癸未六月應
池谷氏索

賴水述稿



觀海初稿序

余晚年至駿。管某義塾。入門者一百有餘人。以池生爲翹楚。亦吾藩少年。爲人外寬而中厚。頗刻苦求道。時駿南風流士。創海鷗社。推原田斗南翁爲社長。月次鬪詩。生年最少而有才。自革面將詣虎變。余甚愛之。人見其窮困不得專志於斯文。莫不嘆惜焉。然余獨謂。窮者天將玉汝。

於成也。生既懷玉質。其坎險苦節。所以雕琢其器。豈不亦善乎。余老矣。不及見其成之日。自今益讀古書。尚友古人。而進乎道。則文章爲載道之器。何傷一時之窮。乃書以寬生意云。

明治二十四年春三月

六十九翁 石井 述 撰

先師之序。不分詩與文。故文鈔詩鈔。共載之卷首。 盈進謹識

序

吾黨之好學有辭章者。爲池谷子水。少於余四十。訂忘年之交。一日從容曰。後年如有文稿積成卷之日。將置子之言於卷首。願有所述。余因謂曰。大哉海也。容江河而不溢。浮乾坤而不危。波瀾起伏。潮汐進退。其氣旋轉流動不息。是其文也。珊瑚璫瑁。文具明珠。魚鹽藻菜。漁之不盡。

取之不匱。是其富也。子水今以此爲號。其意豈慕之耶。雖然。海之文與富發之自然。而不知所以然也。念自然道也。誠也。君子之於文亦如是而已矣。若夫僞而忠。未盡其忠也。僞而孝。未盡其孝也。僞而義。僞而信。未盡其義與信也。是以一誠立。則道亦得。而彼四者觸事接物。無動而不可。故曰。誠者不思而中。不爲而爲。然後發之。

辭章。停蓄淵深。文之能事始畢矣。故又曰。文者貫道之利器也。余察子水之平生。不趨世之浮華。矻矻攻苦。若夫勤而不息。則庶幾至於道。余之所以欲以誠告語者爲之也。子水以爲如何。子水欣然曰。富哉文哉。吾請事斯語矣。乃書以爲序云。

明治十九年冬十一月

斗南老人 原田年佐 撰

自序

余之文存者不多。顧自明治甲申爲東西南北
之人。每遷移致什物之紛雜。文稿與故紙散逸
耳。其將客遊沼津也。託書冊於姉家而東。然明
年其家火。急遽歸弔。則書箱幸爲人所拯出。文
稿二十餘篇。介在其間者亦不爛矣。喜曰。見吾
少時之文氣。獨賴此稿之存。且賴水岳陽二公

所手批。其恩不能忘也。因收還。其後更得存稿若干。按日誌定次序。繕為一本。非謂以注心血。惜披之則文字以外。有當時之事。宛然在目。其喜笑怒罵。哀傷歡樂。思慮工夫之狀。猶足自慰者。意欲與詩鈔並存。而供索居遺悶之資而已。

大正九年一月三十一日

觀海學人 池谷盈進 撰

觀海文鈔目次

卷一 目次

答人書	鴟說	平家蟹說
蓮花池記	殷浩論	詰瓢
大崩記	通商論	苞木傳
議舜娶堯二女	讀月性月照二僧傳	
遊秋月樓記	清心舍記	與市川湫村書
晨爽居記	將棋記	圍碁記
養魚記	眉輪弒安康帝辨	
答市川湫村書	送石井賴水先生之東京序	
無聲詩屋記	雜說	自主權理說

記奧田笠庵事 勸兵衛頭

卷二目次

梓人傳 記貞雞事 增田浩齋傳

天狗石橋記 大寺安敦傳 聚遠樓記

論川田甕江碑文 正誼塾記

貞惠女史碑銘 德倉耕地整理記念碑

我入道排水工事碑銘 落合翁碑銘

通計三十八篇

目次終

觀海文鈔卷一

石井 賴水先生原評

增田 岳陽先生批評

答人書

池谷 盈進子水著

辱書存聞懇到非兄不能此切也僕貧且多病因常自謂相
工之言而可信則吾死已不遠矣然入今年來漸瘳病間嘗
想東坡不以死生為意誦其與李公擇書私心竊欲學之以
病慮到于此也兄幸勿復勞心焉書中說都下遊學之盛頗
詳是固當然惟至曰其志皆大其氣皆健與僕之所聞異矣

賴水曰此段本孟子來而換骨奪胎不見其痕跡唯不物理於口之字用本文耳

賴水曰孟子云恥之於人大矣真然

岳陽曰冷語凜然

僕聞方今之人無都無鄙舉慕在官者莫不欲倣之顧國家中興僅十餘年其極富貴顯榮者意已滿志已驕以輿馬聲色相尙漸喪維新當初之節其弊所及州縣亦靡然成風人心頹墮不振故諸生相集則曰輕暖不足於膚如之何肥甘不足於口如之何采色不足於目如之何宮室車馬不美且壯如之何大不理於口如之何其曰如之何而營營如不及者所謂養賤者也士之志於學者果如是歟僕聞古人爲學往往衣食不給然其相勗也則曰志業不成吾恥也躬行不如人吾恥也父兄不安吾恥也朋友長上不信吾恥也其曰吾恥也而汲汲如不及者所謂養貴者也養貴故能成其器猶錘鍊日加而鑄利刃也養賤故徒劉其樸爲華化其醇爲

賴水曰十年後無此弊則天下之幸也

醜日揮霍父老所資之錢以長其慾焉若志大氣健而實餒者也此弊不救且出薄志弱行之徒是天下之憂非僕一人之憂也不知兄以爲何如願聞其說盈進再拜十九歲

岳陽曰識力已高筆力亦稱之

鵲說

鵲之蓄餌也串之樹枝仰雲曰雲影在此而不知其變遷無定也小人弄私智徼榮進者不亦類乎雲影而有定處則餌不可勝食居上之人而常可恃則免窮餓矣及其愛已遷猶悲鳴昨日之雲適足以速世之笑耳故賢者不恃物而自恃

不求人而自求云。十九歲

賴水曰此文自刻舟求劍之喻轉化來。

平家蟹說

有傳之者曰西海有平家蟹平家亡靈之所化坊間因畫破
胃殘甲漸成蟹狀以供兒童之遊目夫蟹之所以恃以防敵
者左右螯是也螯之利猶戟矛不可嚮近然自背後制之其
利無所用輒爲人所獲矣夫平家之據一谷也專防東西二
門而不虞背後與蟹無異義經乘其虛一舉碎之平家之亡
蓋本于此則亦可以見傳者之意之所存也。十九歲

賴水曰似徒作而不徒作。

蓮花池記

蓮花池在巖田山下邱陵圍之略成瓢形東方斗出水心處
古木數章雜植中有天女祠焉池以蓮名花時香萼芳苞彌
望無際聞往時吾藩文學士遊以賦詩作文風流之迹可想
見也余乃低徊顧望步其水涯鮮妍出水之花如仙妃群浴
今有舟而得穿萬蓋之稠疊則若乘槎拂碧雲之搖曳入鈞
天而窺仙遊也恍然久之時下午暑如蒸忽有疾雷填鼓驟
雨自山上至雲湧觸膚珠躍撲面池中則翠裙飄搖花容震

賴水曰摸寫如畫

賴水曰至是快然
使人在其境

怖哀生悲極欲相抱擁而為風所阻余亦倉皇戲曰神怒下方人妨仙遊不如待其霽威也遁樹下候之須臾雷雨過去佳觀復初仙妃如浴後淡粧迎涼快甚因謂今日雨景變幻極遊覽之妙不知往時遊焉者得此快乎否吾唯憾無詩耳已歸猶香在衣襟十九歲

岳陽曰神來之候筆花亦妍人在無聲詩裏而令余思桑梓之勝

永井東陵曰首尾相應中段奇觀寫得妙

殷浩論

岳陽曰起手突兀

救晉人之難者非殷浩也除晉室之憂者亦非殷浩也然則浩為如何人乎請嘗試論之夫司馬氏自移魏祚受三國鼎沸之後王業未全然平吳之後心已驕政已弛繼以諸王殘滅之禍雜胡之乘而入塞內候異日之變者勢漸致強大先天下之憂者宜如何建百年之長計之秋也然士大夫靡然向黃老不復恤國事東選之際人材一時竝起晉室亦將中興而晉人所尚不在此而在彼故為語曰淵源不出奈蒼生何不知浩何以欲酬之也余見浩德量有王佐之才不如王導文雅有重臣之度不如謝安溫粹有將帥之器不如陶侃豪爽有英雄之風不如庾翼四公皆以天下為己任如浩身有四公之一或足以稱輿望鎮覬覦也然浩本非有將相之

岳陽曰推論得肯綮

畧者。晉人乃以濟時期之。又不已誤乎。夫桓溫抱奸雄之材。威足以懾人主。力足以動中原。而總軍國之重。猶晉祖之於魏。一旦外與秦連和。倒戈向內。則晉室安保其宗廟哉。晉室亦知其有不臣之意。引浩爲爪牙。溫心知之。竊觀其利鈍。晉室不悟。欲使之定中原。然連年無功。至是大敗於山桑。溫獨喜曰。乃公之事成矣。卽奏廢爲庶人。已代專北方之任。晉室失爪牙。溫無復忌憚。先觀兵擣秦。實非其志也。是其志路人所知。晉室之安危。繫在其向背何如焉。嗚呼。晉室之豫。爲之備。其慮也是。而於其人也非矣。徒隨其名。委以實之極重。且大者。豈不敗。浩而苟賢。不可以一朝之敗。貶爲庶人。不賢。不可託以僕射之重。今其黜陟。一出乎溫之示威福。而浩陷其

岳陽曰論斷佳

術中。而貽笑天下。由是觀之。浩一虛名之徒。其心術亦可知耳。庾翼嘗以王夷甫比之。謂待太平宜議其任。然則晉雖有百浩。中原之亂。決不可定。蒼生之苦。決不可除。適見以弱晉室而已。甚哉虛名之敗事害政。一至於此也。余豈區區爲一殷浩論者哉。二十歲

賴水曰筆力矯健得論文之體

岳陽曰虛名敗事古今不乏其例如殷浩其尤甚者歟

詰瓢

我家有一古瓢。久不得飲。常懸而晏如也。余憐而撫之。摩之。

賴水曰四字盡瓢

顏水曰十三字盡顏子

此夜夢見之。問曰：顏回愛汝，許由惡汝，有說乎？瓢、津、津、吐、沫、曰：回也得夫子之知，其道將聖，然終日不違若愚，我亦知飢飽有時，實若虛，空不憂，同陋巷之樂亦久矣。回之不言，安知其非所以大言乎？曰：於回得聞之，由也如何？瓢噤而不言，強之再三，乃口角飛沫曰：夫風吹萬竅，皆鳴，鳴者激也，激則物不得平，彼瀝瀝，豈我聲哉？淺之，不我知耳。余奇其對，欲手撫之。俄然夢覺，瓢猶在壁間。二十歲

賴水曰：變幻之筆，如蜃氣之現樓閣，不可端倪。

岳陽曰：余不好戲文，然如此文，却可。

大崩記

邱巒起伏，自北走，劃有渡，益津二郡，抵海而窮，窮處崩壞，嶮絕，名大崩，西駿之勝景也。近時開逕，便行旅，其觀異于前日。因復往遊，自當目山麓，曲折而登，數百步，逕盡，即碎巖出，崖屬之危，橋橋貼絕壁，如度雲梯，窺橋下，柱長三四十尺，短六七尺，長短相受，纒得撐桁，崩石轉躍，譟然有聲，鯨潮鼉浪來，嚙其下，目眩不能詳其狀，是為西口。大觀開於此，橋畔有野店，牀可容數人，翁賣茶果，入憩，心悸未定，富嶽突然射人，一啜所進茶，始稱快。西口以東，土質輕鬆，雨後山壞，石落如巖，躡則身為壑粉也。逕詰曲，後漸陵夷，而沿沙際，前路見二大巖，大者如丈夫，小者如婦，名夫婦巖，修作儷巖云。此邊山谷

巖亭日記橋之奇

癸亭日記石之奇

盤回矮松叢生茅屋八九爲元小濱傳云往時避風濤踰山而家者開今之小濱此其不移者也余覺渴近之清泉噴沸涓涓出籬又見垂髻二三戲其間實幽境也仍沿沙際而東逕將轉折亂巖如覆簣羅列堆積波之周馳濤洄而來百龍爭先波去石露如海豹海馬之族醫至觀頗奇更東路斷亦倚壁架橋橋上水簾灑灑而下因緹大索數條於巖角以傳之飛沫猶濡衣呼降霧橋東而又有小飛泉人謂其源有白鬚祠巨蛇蟠臥故有毒余不知果然否同伴跳身入浴終無異到石部嶮盡是其大概也而久能三保玉浦角濱邇之一二里遠之數十里抱擁掩映爲一大灣一舉目忽而怪譎忽而幽峭忽而舒暢天造之文章名匠亦將拋筆瞠若豈遑細

敘哉已歸惘然自失唯勝狀萬千髣髴乎目睫間而已二十一歲岳陽曰余在幕泮日同憲鹽谷簣山謂余云關西歸途過貴境海濱之大崩勝狀絕奇此遊所觀無及之者余於是始識斯景可誇於世焉蒲生癸亭曰摹寫逼真奇景奪目

通商論

交易之利聖人之所興後世之通商互市蓋其遺意也通商互市之利大於割地限日而交易世孰疑之夫互市之場各國異俗之人相集欲以網市利然巧拙殊等精粗異選國之

文野立見野則敗文則勝至是拮抗之心生於中進取之氣發乎外技術由以進人智由以開也智已開技已進則得壘斷市利而富國之策生強兵之備成矣故互市之場不止百貨之市而又智之市也西人不戚戚于天涯不戀戀于父子兄弟夫婦之慈愛或建都邑或闢港灣其獨立勇往之氣象得之父祖不以商爲卑官府亦獎之以便其施設我國不然以商爲賤且鎖港以絕交因襲之久視外人如蛇蝎如仇讐甚以加殺戮爲憂國之士抑彼之初來雖有無禮我器局之小適足以速其一笑耳夫人以至誠交國以公法交我如挾疑而接之則彼莫不妄與僞者焉已妄之僞之則應接措置不得其當彼亦不能無介然于懷況彼出乎翻弄而我不之

悟狼狽以應之乎及其勢窮不得已而開通商束手任其所爲何前勇而後怯也古垂仁之朝任那始來史不記逐之而載許其歸化加賜姓氏第宅分土以盡其能焉可以見我國古上之風也後世惡外人之端自天草亂是固暮府一時之權宜而非長計然後世不深究之一從其法俗亦習成性也今也悔前日之非人心頓變見其所語之言語其所奉之教法其所住之宮室其所用之器皿其所被之冠履衣服其所乘之輿車船舶仰慕之極退讓自屈唯畏觸其喜怒而終馴致外人驕豪不可制之勢而不顧可勝慨哉雖然行之二十年所百事革面目者通商之効也其所以國未富兵未強者殷于學而疎于商厚于外而薄于內專于摹倣而短于自爲

也。余故曰。既知通商之利。而未知收互市之實而已。二十一歲

賴水曰。議論明晰。筆路貫穿。

岳陽曰。揣摩形勢。明論利害。似宋賢之論策。

苞木傳

君姓竹氏。名此君。苞木其號也。不詳其祖為何人。蓋自上世其族既蕃殖云。黃帝時。在嶰谷者。簡拔以帝命候氣之應。以調律呂。成禮樂之始。後有簡子。出汗漆身。專任記錄。載籍因得傳于世。秦時有管城君。與毛穎為刎頸交。韓愈之傳毛穎。厚其末而薄其本。余為憾之也。君幼而柔脆。人皆愛之。謂竹

賴水曰形容極妙

賴水曰好竹者不止王子猷六逸其他賢竹舉然亦不暇插

氏有子矣。有攜而上市者。賈人曰。此奇貨可居。人聞其上市。容接者日多。聲價大揚。然性真率。不修邊幅。其入貴游之門。被短褐。生鬚髯。徒跣而往。庖人曰。不可以侍筵。強脫褐而浴。則體膚豐腴。觀者美之。一時喧傳。至于不見君以為愧。君置囂然不介意。稍長。持氣節。硜硜不容俗矣。世人遽極口罵之。為不足上齒牙。君云。是自取耳。我未責身嘗苦。非所以期他日之大用也。即去通邑繁華地。歷遊山澤無人之境。暴露風霜雨雪中。晚節愈堅。至是世人再為言曰。君之德至。稱揚之猶幼時而有加焉。君知時之可為。不以死生動心。剖身碎骨。苟利於人。則不躲避。王子猷常嘆曰。何可一日無此君。人以為不阿所好者。余素愛君之中虛外直。有君子風。遂請之吾

賴水曰願應得法

家君不言居之陋。欲相終始。已有兒孫。亦皆有拂雲之姿。初君被擯斥也。謂余曰。後必有識我者。我則有待者也。故其責身嘗苦。悉出於有待一語。嗚呼。小人志躓。則去爲惡。唯其君子而能自引尤。以期他日之大用。詩曰。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有斐君子。不可終諼。苞木君有焉。二十一歲

賴水曰。自韓文毛穎傳變化來。更生新意。

議舜娶堯二女

序倫理立綱常。聖人之事也。聖人垂法後世。故禹左準繩。右規矩。今夫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況破倫常者乎。舜娶堯二女。

後儒不議。余深疑之。夫禽獸不靈。雖母子兄妹間。不保其不褻。人一忍則亦禽獸而已。今舜娶姊乎。其妹即我妹。而吾爲兄矣。娶妹乎。其姊即我姊。而吾爲弟矣。以兄褻於妹。以弟蒸於姊。與禽獸無所擇也。世徒知醜象之欲私二嫂。而不尤舜之破倫常。是萬章之所以爲怪。而孟子之辯。淺薄不足取。後世愛妻孥。忘父母。重夫婦。輕父子。閨閣之不治。舜實作之。備矣。程子曰。以君治之。夫以君強婚。非仁也。不得父而娶。非孝也。余故曰。此舉堯舜。共失之。不可以爲法也。二十一歲

賴水曰。此文用筆雖熟。所見雖密。全屬方外之論。蓋徒勞而已矣。

余作此文。先生色不懌。最後曰。亦習文之一方。暫恕之。

附記以想見先生崇奉儒學之篤云。 盈進識

書月性月照二僧傳後

世之論浮屠氏者。每以爲去君臣之義。棄父子之倫。故不足與語忠孝仁義之道。蓋忠孝仁義備於中。而後愛家憂國之情起。元氣於是乎振也。余讀近世之史。至幕末。知論者之言未必然也。夫外舶之來。上下無審其情。恒擾糾紛。口耳相屬。方是時。考天下之治亂者。深用意海防。於此際得二僧焉。一曰月性。一曰月照。月性周防人。狂狷憂世。嘗讀西蕃紀傳。有所感激。說法必寓尊攘之意。及天下爭議海防。周旋有力。號

岳陽曰正論確論

賴水曰月光二字
映二僧君高悽愴
使人悚然

曰海防僧。月照西京人。廣交名俊。歷遊以觀世道人心。先衆唱義。爲幕府所忌。窮竄西海。遂與西鄉隆盛投薩海而死。二僧之迹略如此。其同以月爲名。已奇。其年相若。亦奇。更同死於安政戊午。又復奇。今此二人所謂浮屠氏也。而慷慨憂國。猶志士仁人。世之論者將無顏色。乃或以墨名儒行擬之。余謂是亦非也。夫我朝以忠孝立教。列聖承祖宗之意。以儒與佛羽翼之。故在我朝。儒不得專其美。佛亦然。如不達先王立教之旨。則佛不得爲佛。儒亦然。二僧深達其旨者。激以變故。宜矣。其事足垂後昆。起懦夫也。夜深讀之。傳壯烈奇偉。快不可言。急呼筆以書。傳後時。月光繞筆端。蓋人不知也。二十一歲

賴水曰。敘事甚佳。自歐陽修王鐵槍傳轉化來。

岳陽曰合論儒佛簡而盡之言極中肯綮

遊秋月樓記

余嘗遊大崩而奇其勝槩小記志之且以為如有起樓臺則此山水鳴于天下也癸未聞駿南人某造樓名秋月欣然曰果有之心期一遊會原田斗南翁謀拉詩盟而遊余亦尾已抵亂石之灘崖崩而有落勢先新眺矚行出樓下樓別山巖凌阻峭而構之紅旂為牌若披北宗之名畫此日觀遊客滿翁撫然顧微泉涓涓出自樓下嬌禽和鳴花氣在風幽賞佇立不能去久之童來報設間席乃扑舞登入面山之室掬蒼

賴水曰余未一觀
魂既在彼

岳陽曰文境亦如
食蔗真是小仙遊

岳陽曰一轉益入
佳境筆力亦變幻

賴水曰真然真然

翠灑欄楹庭下之坳導甃沸之泉明瑩秀徹蓄儵鱗前所見者想排此水也南則浩蕩千里無礙眼界遠帆若坐近波若眠而富嶽拔乎重巒之表淡靄之間泰然以照臨萬千氣象為生一段之光輝坐已定探韻賦詩清新之氣流入筆墨忽而成篇而余最苦吟一坐拍手而笑於是屬杯相樂酒美魚鮮漸入蔗境心與物象渾化飄然自得恍若上蜃氣之幻樓也聞彼岳陽樓銜山吞江稱為天下之大觀然固不過洞庭一湖變幻其朝夕今換湖以海統以富嶽則於其氣象當有加而無減矣而余又別有感受上古武尊東征而抵此地也醜類跳梁叛服不定一被神人之斧鉞如排雲霧見天日皇威因以伸惟榛莽梗塞蒙昧之世豈知千歲之後崇其樓延其

岳陽曰竿頭進步
大能掉

岳陽曰一結千鈞

檻。致今日之觀哉。今也王室中興。政通人和。養靈之具。漸將備。雖聖明之澤。非亦先王之烈耶。由是觀之。此樓之成。既非偶然。遊焉者。豈又偶然哉。將唱昭代之德。以鳴樓之奇也。余不文。不能繼岳陽之作者。其善述者。果在何人歟。二十二歲

岳陽曰。東選二十霜之後。卯年芳山。辰歲月瀨之行。鐵路飛輪。遵此灘兩次。不識有此樓而忽過為憾。今讀此文。勝狀之述備矣。宜書而扁樓上。以啓後遊。苟然崩灘之奇。鳴動遠近。子之名聲亦隨揚。不知能從我言也否。
及敷設鐵道。毀而徙他處云。
盈進識

岳陽曰着眼得真

清心舍記

神不可得而見。遊也。飄忽無定。來也。焄蒿悽愴矣。唯其聽而無聲。視而無形。譬如氣之旋轉乎六合。人徒知其遠而不知邇。在呼吸。故味者褻瀆。敢自作孽而不畏也。今夫心亦不可見。以不可見之心。事不可見之神。難哉。免也。自非敬以存之。養而不餒者。何如得事之。已敬以存之。養而不餒。則性之美見。而常得瓏璽若玉。澄徹若水矣。已瓏璽澄徹若玉若水。則神明之來。猶日光照淵。影布石上也。余之方外友田村松見。繼父祖為祠官。循良解韻事。名其居曰清心。自號曰養堂。謁記於余。余素知其人。又善其名之不苟。推演作之記。祠在居之東。良田遠闢。嘉禾如雲。高草之邱。天城之山。捧翠送光。古

岳陽曰奇想天來

內田遠湖曰結得
穆然意遠

木、蓊鬱、竹、箭叢生、佳氣、葱葱然、逼人、其神、蓋天、照太神、云。二十歲
岳陽曰、無中生有之筆、亦有才識。

與市川湫村書

盈進再拜。盈進嘗以爲奇者、出於天而不自知。故卓犖不羈、爲物不役、爲名不回、其發文辭、豪宕瑰奇、有可傳不朽者。若夫阿諛迎合、或盛陞戟、嚇黃小、其下於常人亦數等矣。方今天下多此徒、盈進常欲得一奇偉人而從遊、而未見其人。仄聞先生學博行高、清人王韜見詩、奇之、爲日東詩祖。大沼枕山亦曰、東京之學士、有名無實、竟不及湫村也。是

賴水曰有食牛之
氣

盈進之所願從遊、固藏之胸中、頃有人來示教育新志者曰、吾子所慕、湫村門人之詩、藝苑一時之異彩也。盈進見門人之言、稱爲擇其奇者、以傳不朽、已曰奇、又曰傳不朽、雖無先生之詩、盈進樂見之、乃正襟讀之、讀過、索然、更取他數、葉亦復然、因謂以此爲奇、則天下之詩、莫不奇焉。然先生甘言媿媿、猶恐不及者何也、及深思而後知、是高足託名先生而不憚、先生雅懷亦容而不尤、已不然、何遽至于此、今而不制、恐累先生之德、盈進爲先生憂之、抑今世先進後進、以諛合、以規離、新學小生、每欲得佳評、釣虛名、鬻文字之徒、知其然、務悅其心、先生見以爲何如、獨怪世之所謂名家紳士、亦有此弊、夫清人慧黠、固巧應接、其渡航也、往往以過譽煽我心、以

賴水曰如此文却是可謂奇

張文字飲壯已觀光之遊心醉之徒不究其故傲然揭之呼號藝苑先生見以為何如是盈進之所欲言天下唯先生可以聽此言也何則先生東京學士之所不及日東第一之人也王韜枕山豈僻其所好以欺世哉其詩必有豪宕瑰奇可傳不朽者盈進之所見偶門人之下者耳盈進已得一奇偉人之可從遊不堪欣喜特生長山野不嫻辭令是以敢盡其言先生不尤無禮而聽此言戒門人嚴選擇且時示新得垂範以解惑則不啻盈進之幸也盈進再拜二十二歲

賴水曰先生蓋蒙鬼面嚇小兒耳今以慧眼臨之則顯真面目乎

又曰余未見所謂教育新志者今見中野生所舉一篇則

賴水曰自孟子牛山章得之來

岳陽曰平旦之氣所息果在此而為一篇骨子

賴水曰照應有法

平平凡凡耳自稱奇徒見其奇怪矣

晨爽居記

天之將明也其氣清矣蓋夜氣所息一草一木皆以長況人心乎中野草山以晨爽名其居欣然為得讀書之妙境使余記之余未得其說叩之草山昂然曰夫東林未白聞雞而起星影在水灑氣砭膚方是時對几若決東流之水一瀉灌之於書解疑義如刃之破竹獲肯綮如鉤之挂魚已而煙霧離披富嶽露頂仰之如嚴師督我若夫園中所雜植牡丹芍藥翠竹青松若蘭若菊若梅其所息之妙亦足以養我氣是所

岳陽曰收攝得法

謂吾妙境。而所以貴晨爽也。余曰善哉。夫氣者朝新夕陳。陳者屈新者伸。苟啓平旦之心。沃新伸之氣。以治經。有得也必矣。余今齷齪以身徇世。及暮夜則心疲慮竭。隨讀隨忘。猶昨夢之不可尋。君之言有起余者。雖然。自爲規而自破者。往往有之。草山慤而勤。豈其忘晨爽之妙。而自破者哉。二十二歲

賴水曰。胸中文彩自然煥發。使讀者反復不止。

東陵曰。筆路明晰。中段能敘晨爽之妙味。使人奮勵。

將棋記

將棋者。初擬兩軍對陣。角逐之狀。而各有定法焉。步卒九人。

岳陽曰頗似左氏敘戰之法

岳陽曰行文亦挾風雨雷電之勢如紙上有聲

岳陽曰引典得所

整列在前。飛車將右翼。角行將左翼。金銀桂香。護王左右。爲中堅。其兵刃未交也。強者不先於弱者。是爲此戲之禮云。飛車精悍。矯捷。單騎馳突。敵軍如風雨驟至。角行覘敵之動靜。常投其隙。如雷電斜射。二將以身置安危之間。故候其出處。以下成敗。金與銀才地相侔。共爲王腹心在其側。其抱絕倫之技者。爲桂馬。香車銳意勇往。有進無退。步卒止齊有法。不許過犯。將士之才畧。概如此。而深入陷陣者。例賜爵一級。桂香步卒。與金銀同其職。獨飛車角行。特旨聽兼金銀所爲焉。或曰。余視王之德。將畧不如二將。何以爲王。曰。是淮陰所謂漢高不能將兵。而能將將者也。二十三歲

賴水曰。結末一振。才情溢紙面。

岳陽曰起手斬然已露頭角

岳陽曰至是得李光弼治軍之法

賴水曰文格優位四五段
賴水曰似韓信背水之戰

圍碁記

碁中之趣。和而爭。靜而忙。樂而苦。耽則害事。不則消閑之清戲也。余初不解其法。已而知死生之理。又漸知勢有先後。蓋終始在爭先乎。兵法所謂先則制人是也。一日有客挑一戰。余乃讓白取黑。其下子也。先自四隅。漸及中央。有先驅。有後殿。有遊軍。有斥候。部署所向。按形勢。伺動靜。應機制變。詭計百出。自以為號令嚴肅。旗幟精明。敵無敢乘。良久。星散雲集。混淆擾亂。持白旗者。輾轉魚貫而北。肉薄追之。敵顧而應。時兩軍格鬪。短兵急接。丁丁憂憂。相觸有聲。而敵棄急投。閑神出鬼沒。其謀常黠。出人表。不可端倪。余謂是必有祕策。不如嬰城持重也。將斂退。於是敵始尾而乘。阨我軍。援絕隊亂。隨

岳陽曰又類淮陰入趙壁立漢幟

岳陽曰馮異傳之語引用有力

賴水曰讀此文遙戰乎傍觀一場碁

起隨仆。戰且走至城下。則白旗既先入壁。全軍失方。欲合東則西危。欲顧南則北破。跋前疐後。而敵初投閑者。崛起呼應。首尾相救。如常山蛇勢。我軍走路隔絕。遂失之東隅。又不能收之桑榆。全局勝敗已決矣。因取戰法以為之記。

池子曰。下子之初。彼十之則我亦十之。彼百之則我亦百之。終始無異。而敗績類趙括。使人畏白起之武者何也。夫善戰者先練兵。善碁者先練一子。已練而精。則一以當百。動一當百之兵。而據地之利。奇正相依。離合隨時。我以不練之兵。應之。居亡地而不疑。彼既知我之易與。網羅全局。而待其自斃。我殊不知陷其術中而已。孟子曰。自伐人伐之。猶信。二十三歲。賴水曰。筆鋒銳利不可當。雖然。君手談不及筆也遠矣。

岳陽曰。馬融碁賦法於用兵。此文頗得其意。

岳陽曰起手得法

養魚記

魚之樂於水也。如不知其樂者。樂而不自知。是樂之大者也。屋後有一小窪地。浚為池。養鯉數十。皆洋洋乎掉尾張鱗。近人不驚。時躍出乎水尺餘。波紋搖簾楹。余一日憑几支頤而觀之。魚自魚。自我自我。已而眸凝神往。昏然一致。不知魚與我之孰游也。又不知我與魚之孰樂也。於是乎知凡天下之樂。遺我與形。而寓樂於物。則與造化期于不期。逢于不逢。無外物能犯其間也。鯉也得所而樂。此一勺水。更使余造此境。不

岳陽曰一轉入佳境

岳陽曰識見已高

亦樂乎。

按此文十九歲之作。今錯置于此。

眉輪弑安康帝辨

史稱安康帝欲為大泊瀨聘大草香之妹。根使主為使。詐奏曰。不奉詔。帝怒殺大草香。納其妃仲姜。妃為后。後幸山宮。為大草香之子眉輪所弑。眉輪時年甫八歲矣。池子曰。余見史所傳。頗疑其事也。夫大草香宗室懿親。雖有大愆。固將從寬典。不可與他臣一其例。况萬萬無罪乎。然帝輕信一使介之言。不究其真偽。一以誅果之。且納其妃為后。其惑而無恩亦甚矣。妃而苟有節。豈幸其夫之殺死。而榮册

立爲后哉。余故以妃爲忍而待者。何則。夫新死而無援。一婦之力不得逞也。其幸山宮。枕后膝而寢者。天與之機會。失此時。恐竟不能酬。因潛助眉輪。以成其志而已。不然。假令雖睡眠中。謂八歲之童。獨力能之乎。且妃真有愛帝之心。當拒而使不得乘焉。是最易睹心事也。余因表妃之節。以質世之讀史者云。二十三歲

賴水曰。顯晦闡幽。史之活法也。可謂眼徹紙背。

答市川湫村書

辱尊示。雖語未詳。先生之所以自任。略得聞之。幸甚。尊示曰。

教詩之法。在舉其所未熟。而使發憤焉。是尋常之見。不必待先生之言也。其曰。不論惡詩。以老手刪之。則出驚人之句。是啓其怠慢。故曲爲者。恐非先生之所可言也。夫初學之詩。一以未熟斥之。則自劃焉。先生門人數千人之多。豈盡巧手哉。然以出驚人之句爲忌。門人之詩。竟不能刪也。尊示又曰。余苟有詩祖之名。故一切不取古人。且欲一洗其弊。吾子注意之。是先生之所欲告盈進乎。盈進。雖愚也。非樂虛喝者。先生以所以待門人者。加之。盈進。歟。抑詩亦古矣。三百篇離騷而下。至漢魏六朝。雖稱爲不振要之開後代之法。有唐一代。諸公乘運輩出。宋元明清。繼之爲羽翼。其法旣盡。今無復別法矣。惟食古人之糟粕。而不自知而已。味之於人。自古有之。

人忘其養身可憐夫。取之古人而不恥古人。垂之後世。而後世難及。則能學而至者也。孔子溫良恭謙讓。其三百篇實取之古作者。有唐諸公。雖好創體。皆淵源於三百篇以下。漢魏六朝者也。明李空同之徒。以偏見有所取捨。猶知奉三百篇以下。然先生不取。然則先生之詩學。既軼乎孔子者。偉哉。於是乎知。後世說詩者。束三百篇以下。於高閣。以一部。秋村詩鈔。為木鐸也。盈進竊喜。天篤先生於我國。以為詩祖。雖然。以所謂三百篇以下。為有弊不足取者。盈進之所未聞。先生故非放言自喜。嚇黃小為快者。必當有說也。如盈進可得聞歟。先生猶曰。學而得者。未脫古。以己心得于心。則雖經千古而新。鸞鳩付鷄。不足告圖南之志。則非盈進之所知也。盈進

再拜。二十三歲

賴水曰。一縱一禽。文法合兵法。

又曰。銳鋒一衝不可當。不知老革以何辭躲之。

送石井賴水先生之東京序

賴水先生將之東京。告別群弟子。盈進起曰。先生非駿州人耶。何不樂而去桑梓也。後進不足教歟。交游不足較歟。抑禮聘者。初勤而後怠歟。弟子聞有終焉之計。私喜長薰其德。然今俄東其轅。欲攀止之。固不可。且為之奈何。嗚呼。是時之變乎。有言于列者曰。自其變而視之。更有甚焉。夫城雉樓櫓。邸

遠湖曰時之變乎
一句轉振以下議
論皆從一變字生
來

遠湖曰句句綉麗
寫出太平景象

岳陽曰筆亦壯嚴
千斤力

宅園池氣象壯嚴規模宏闊絃誦之聲內蓋弓馬之習外洽
版圖之野炊煙濃蔚閭無擊柝之警民有鼓腹之樂太守如
神武夫如花文酒相延仰天日以驩虞如者此非往時之全
盛乎藩公肅文武之政卑辭招賢於是先生之先君繩齋翁
以經術釋褐吾藩先生紹述之家聲益振遊門者且千人一
時稱多士然戊辰之變移其臣隸野其第宅墟其城郭而不
顧黍離麥秀陳迹若夢先生自房州來而過此其感如何或
視猶異鄉歟今也藩公在東京藩士亦多止名儒宿德之相
識不為少況少時遊學與俊髦相交馳名士林之地是或視
猶故鄉歟先生之所因以決其在于此也嗚呼時世之變人
情之移使人愴然自失焉盈進去歲七月移居海上今茲七

月別先生未知明年為何處人也先生視盈進過于群弟子
盈進之感恩非群弟子之比故方其祖道敍今昔之感以為
之贈云二十三歲

岳陽曰俯仰感愴情文兼至余為舅氏賀得此佳贈也

無聲詩屋記

有可攀之山攀而望寬閑之野有可釣之水釣而坐寂莫之
濱坐而致淵然之思望而馳條然之心追煙嵐於東山之屐
慕風月於涓濱之竿其行也無得端倪其歸也窻明几淨硯
滑筆健欣然掀眉舐毫掃縑一山起一石出一樹生一水來

岳陽曰文勢滾滾
如明珠轉銀盤

賴水曰造句奇奇
快快
岳陽曰引喻得妙
該博可知

意適神暢。傾瓢而飲。飲則醉。醉則臥。腹之便便。夢與聖賢遊。更栩栩然。追漆園之蝶。天真爛漫。土木形骸。領此仙趣者。爲誰。吾原田斗南翁是也。無聲詩屋。即爲其閑居之室。倚山臨水。有茂林修竹。幽寂可人。翁起臥任意。日讀古書。解其盤根錯節。利器之遊。乃有餘。時發諸詩。則古蒼老勁。不帶俗韻。無聲詩所不及者。有聲畫能補之。有聲畫所不至者。無聲詩又能寫之。常無馬腹鞭長之歎。有麻姑搔痒之快。故山笑水躍。欲爲翁之畫中物。獻巧輸奇。翁旣爲畫中人。而不自知。就之如野鶴昂昂乎。其人已高矣。余之於翁。忘其年而訂交。亦非神契耶。一日余猝往訪。翁笑迎曰。今日卜而豫。知有嘉賓也。已入。見壁上橫邱壑。乞之。翁曰。胸中所流峙。出而置。吾子家。

亦妙。然無詩屋記。不可。余因畧敘其平生爲之記。翁一讀稱快。呼酒樂甚。嗚呼。世誰復知此山水中。有二人相得如此哉。賴水曰。一筆呵成。有波瀾有頓挫。法中出一機軸。老筆可驚。斗南翁得斯文。增聲價。其喜可知矣。岳陽曰。余愛翁有仙風道骨。而無塵氣。此記筆力雅健。能悉翁之爲人。可謂傳神又兼小傳者也。(二十四歲)

雜說

日月爲天。河嶽爲地。而道爲人矣。所謂聖人之道者。人之道也。後世舉歸之聖人。又不已誤乎。夫道者。非聖人所可私。如

岳陽曰眼孔大

岳陽曰割判佳

稱曰聖人之道則小而不公。余故不曰聖人之道而曰人之道。曰人之道而後始見其大而公矣。人昏而不知也。天篤生聖人爲生民之師以明斯道。非有聖人而後有道也。蓋有人則有道也。又曰人道之外無聖人之道。聖人之外無明斯道者。其稱曰聖人之道亦宜矣。二十四歲

賴水曰世人稱堯舜之道。又稱孔子之道無他。天地之道也耳。余藏此說久矣。此篇先得我意。

自主權理說

法者出於道。故道明則法備焉。法備則道亦見焉。是爲文明。

賴水曰如自由權
利男女同權之說
失其意旨則生弊
害不可不審焉

之極也。夫東西異俗。氣類不齊。而建國之義又不同。今考政治之要有自外治之與自內治之之別。其以法者則自外治之也。其以道者則自內治之也。蓋西方任法。東方貴道。然至于聰明睿知之君以民爲重。則其揆未曾不一也。嘗竊見西方自主權理之說。而後知東方無其名而有其實矣。夫天之所與於我。而鬼神不能制之。王侯不能奪之。我亦不可濫屈辱者。權理之重。而王侯鬼神之不可加也。權理之所在。特立而獨行。自主而不殆。外不犯人。內不自小。執其中而致其和焉。所謂天地之真理。古今之通誼者。今人人以直爲義。則至大至剛。意志所趨。莫不自由也。西方之曰自主曰權理者。不外于此。惟昧者以強行之威爲自主爲權理。其弊拂亂剛很。

無所底止。故設法申明之。使無相犯。此非所以自外治之乎。如法未設。刑賞出一人之喜怒。敢加鬼神之不可加者。則民無所措手足。是以王者以教養爲職。以忠恕廣其誠。以仁義檢其行。以禮樂舒其鬱。以刑辟防其惡。使民知由之則安詳。反之則危殆。此非所以自內治之乎。王者之以民爲重。能知有民而後有君。非有君而後有民也。書曰。惟民邦本。本固邦寧。邦寧則王者之慶也。故堯以傳舜。舜以傳禹。及桀紂喪斯心。而湯武之事起矣。堯與舜求仁而傳仁者也。湯與武方不得已之時。而行不得已之事者也。何謂求仁而傳仁。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宜聰明作元后。以四海之富。天子之貴。不得私其子。何謂方不得已之時。而行不得已之事。曰兵者凶器。

賴水曰引書應前有力

賴水曰三引書

戰者死地。然彼荼毒下國。威之不悛。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是懷。爲天吏而誅獨夫。而後民有所立焉。是二帝三王之大經。稽之典謨如此。如此而民之自主權理泯滅者。未之有也。是故後之虐斯民。逆天德者。皆爲桀紂。誅獨夫救斯民者。皆爲湯武。佐幼主導庸君。以隨民心者。皆爲伊周。我無位。奈斯民何。哀其窮而老于道塗者。皆爲孔孟。於是乎吾信。西方之自主權理說。所謂天地之真理。古今之通誼。而亦二帝三王之意也。二十四歲

賴水曰收束得法

賴水曰。議論盛大高明。不拘泥於古。而自然合於古。孔子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蒞及其身者也。宜哉。二十三生之後。此論必有所用焉。

記奧田笠庵事

奧田笠庵諱庭筠。初稱泰醇。幼而英異。長有曠世之度。少時請遊學江戶。藩以無例不聽。笠庵乃納俸而東。登函山。踞石賦詩。會有僧過。見而祝曰。後必有成矣。及入江戶。與豆人石井俊助友善。一日。僕指數名儒曰。西有皆川淇園。蓋往而從也。因相約赴京。執贄攻苦。分麤共糲。食無肴核。嘗嘆曰。三日而一回肴。不可無思。何所得。乃探庋得殘醬。二人下箸。以爲美。相矢曰。他日幸富貴。無忘此味矣。俊助常曰。他人易與耳。獨至奧田氏。則其器不可測也。意氣投合。恩如兄弟云。俊助後再遊江戶。師山本北山。學問博洽。尤深於經。諸侯爭聘。而不忍與笠庵別去。遂釋褐。吾藩終始不移。可以想見笠庵之

岳陽曰此詩不傳可惜

岳陽曰是亦顏回樂地

爲人也。俊助即繩齋。爲藩之文學。請笠庵第三子修吉爲嗣。吾賴水先生即是也。二十九歲

岳陽曰敘事甚佳。得小品之妙。

又曰。笠庵翁余之外祖父也。有良醫之稱。旁善詩及書畫。名聲噴噴。爲乘滿公所知。年過知命。三患鼠毒而卒。余年六七。常在膝下。而受其歡矣。相去六十餘歲。今讀此文。不堪感泣。不知子得此事於何人而記之。余喜記之家乘。以傳後。得子之賜也實多。

余聞之賴水先生。記而入田中藩史譚中。 盈進識

勸兵衛頭

將軍握兵馬之大權。威武制御天下。二百有餘年。其中葉以降。儀式格例備具。諸侯之謳歌參勤者。治禮耀儀。具驕從而登營。稱之登城。諸侯之登城。爭先不讓路。旁午絡繹。擊肩摩。已入桔梗門。却驕從。士侍輿側。數人舁之。又稱之陸尺。皆選魁岸健捷。恃力張勢。鹵簿生風。我敬得公。每事喜豪華。不屑落人後。得一俠奴。山本勸兵衛者。其徒畏稱勸兵衛頭者。巨魁之義也。初勸年少無賴。任意使氣。好趨人之急。以俠自負。稍知名。嘗過二州橋。有分黨相鬪。鐵拳下木屐。飛。摔髮傷膚。怒號奮迅。觀者如堵。勸大呼排之曰。吾能治汝等之爭也。二黨云。不聽汝之裁矣。勸怒曰。言已出於吾口。而不見聽。

岳陽曰。自今視之。大夢茫茫。然太平氣象。全在干此。彼得逼真。

岳陽曰。勸之小照。

岳陽曰。冷語快甚。

即有死耳。直投橋下。衆愕眙。爭自止。勸潛船腹。出而語人曰。吾欲死而水神不欲也。聞者益畏之。勸兵衛頭之名。噪都下。爲人廣額。胖腹。有齊力。大凡忿爭鬪鬪。一見其面。乃解如羞。爲其所知者。公已舉之。班諸士。俠名彰聞。大藩之輿夫。望見其大刀扈輿。皆屏息讓路。雖極紛擾。一線路通。公由是得先群登城。意氣常揚揚矣。勸傲然曰。我藩雖小。勸兵衛侍焉。豈望他藩之後塵哉。此文及整庵記事。共載在私著田中藩史。中。其以有岳陽先生之批評。又置于此云。二十九歲。

岳陽曰。一儂徒之俠。得上此記。何其幸。

觀海文鈔卷一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觀海文鈔卷二

池谷 盈進子水 著

梓人傳

梓人名常吉。年邁五十。流寓抵駿之西鄙。與余同閭。其技尤工于治桐材。然桐器非良家不贖。其購亦於通邑大都之巨肆。故其技不知貧甚。一富人試作碁局之蓋。精巧絕類。其薄如紙。對局徹之。蕭然聽風。驚異厚酬之。後屢招之。大抵辭而不往。人問其故。則顰曰。吾入富家之門。輒有中不自安者。不知其為何心也。聽者調曰。癡哉。狎近賴其庇蔭。不亦可乎。曰。

吾雞鳴而起。孜孜從事。飢寒未曾去。因知吾貧則神所授。今背而寓機心。恐責罰矣。平居起臥飲食乎竹頭木屑間。其傍曲尺之折者一。墨斗砥石。鉋鋸錐鑿之屬。無復完者。然一執而經其繩墨。則方圓合規矩。木理渾然有潤澤焉。比之庸工列利器而技不隨者何如也。性嗜酒。日之翳翳將沒。雜陳之具。略無所收。坐其中。把破壺嚼之。及耳熱不嬉笑。謳歌舞躍。時舉首窺星月於壁穴。若有自得者。已而被褐而臥。軒聲聞隣。嗟。人人噪熱。莫不利名其夢。而今睹斯梓人。足以快人意。人唯見其憔悴無貌而卑之。併忘其技。余尤悲之。顧余亦陋巷之窮者。自視梓人。不能無愧。爲作之傳。以自撫云。三十歲

裴亭曰。柳子厚用大作體。今觀海用小品體。簡淨得其宜。

記貞雞事

余在小長井日蓄雞。限以一雄一雌。不做世之以數雌付一雄。人笑其愚。余不省。居閑擾之。未幾能解指呼。出則尾坐。則戲從。而不去。置粟於掌。駢首啄之。雄雞綵衣大冠。外威內仁。常爲雌雞讓居與食。雌順而不敢先。余又喜其近乎人矣。隣雞驕悍。屢來寇。流血被首。雌即以嘴拭血。理羽毛慰藉之。一日天雨。呼應憩于樹下。余方食。俄聞驚叫之聲。投箸而出。見一大野犬。嚙雄雞疾走去。竭蹶救之不及。雌從。余惶惑奔馳。如欲求踪跡者。撫而籠之。與粟不食。閉目俯仰。悲鳴。時雨下。

滂沱林樾蕭殺。此夕如歌如慕。余爲之惻然。間一日羽毛數莖飄到籠側。雌則卻立收翼延頸。熟視久之。而後又悲鳴。蓋記其爲雄羽也。邑有一醫。亦蓄雞。會其雌死。戲請曰。鰥寡竝得良匹。抱去。日將晚。余作鄉書。忽聞窻下有喘聲。即我雌。喙呿息促。如欲訴者。乃與水。啄飲者數。悄然守。時翌醫來曰。昨百方纔上之。雌已而逸。未詳所在。余拍節曰。嗚呼。雌哉。有烈婦行矣。顧近時閨閣不治。婦女無行。比之我雌。果何如也。昔者董邵南之狗乳。雞能覆育。人傳爲其家之瑞。今余家之出貞雞。不知是何祥也。明治二十七年五月記。三十二歲

遠湖曰。雞猶如此。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文亦善寫其情狀。慶快慶快。

余載此記事於日本報。一時傳稱。多寄詩賀者。有半朽子者。北海人。不詳其姓名。致書及詩最多。其人平生好雞。養法有所得。因著一書云。

盈進 識

增田浩齋傳

增田浩齋。遠之奇士也。遭遇世變。能成名海外。余爲之傳。以接山田長政之迹云。浩齋本姓橘。初名久米吉。掛川侯之臣。自幼好武。有大志。舉止不與儕輩同矣。時幕府政衰。國事日非。士之激者。往往脫藩。自稱浪士。奇矯偃蹇。無復忌憚。浩齋心慕之。亦奔江戶。而終不能自持。結交市井。無賴。日夕事博

戲常喜佩大刀。出入花柳煙火之巷。豪奢自快。俠名聞其徒。已而感悟。決然引刀自斷其髻。直詣池上本門寺。乞爲徒弟。豹變修僧行。後去而周遊四方。竊觀世變。會露國軍艦遇颶。破壞入豆之下田繕之。浩齋往視其工。遂得與艦長相識。艦長知其器不凡。從容勸以航露之事。浩齋欣然納誓。及艦成。載與俱歸。延以爲賓。浩齋居間。刻苦習露語。未幾。應答不藉譯。艦長服其敏。薦之露廷。謂有用之材。可以任也。於是賜名大和之夫。蓋日本人之意也。後累進班於鴻臚。因功授三等勳章。夫露國無鬻尺寸之地。機苟有可乘。則吞噬逞志。而見外人可用者。顯庸以盡其能焉。故外人亦樂爲之用云。浩齋旣得志於露廷。時有樺太之爭議。幕府遣小栗上州議之。浩

齋居中周旋頗力。上州賴其慶焉。自是寵遇優渥。受命巡視公使之在外者。明治四年。天皇以岩倉右府爲大使。差遣歐米。大久保木戶諸公隨之入露都。浩齋私見。備說閱歷。右府驚嘆。交膝欵語。移刻爲勸歸朝。浩齋在露二十餘年。至是浩然有歸志。露帝憫其志許之。特賜年金。恩意厚至。知友莫不惜別焉。浩齋新卜居芝公園。自作姓名。曰增田浩齋。誦經禮佛。土木形骸。如古高僧。顯貴之人惜其才。屢欲起之。輒答以遁世二字。前後推轂皆不應。明治十八年七月臥病。卻湯藥。三十一日病革。訣于親戚交遊。復披經寂然而瞑。年六十五。葬麻布白金某寺。浩齋初歸佛門。在露不改。其奉命巡諸國也。道經印度沿海。乃上陸詣世尊墓。墓側有菩提樹。自掘樹

根作百八圍爾來起臥必執之未一委棄其守心清淨若露
帝所賜年金概皆散之故舊云。

池子曰邦人在異域受其官爵者安倍仲麻呂爲祖而識者
議之至若山田長政則萬口咸稱其雄圖此非時有古今之
別其心術以有異耳夫仲麻呂奉命修學而留不歸其迹似
不義矣固不同一布衣之仗劍立功於天涯者也今浩齋有
長政之雄圖而其進退則勝之可謂奇傑士哉。三十二歲

天狗石橋記

駿之西北窮處有天狗石橋焉傳爲一夜而成蓋其地幽僻

多怪異雖好山澤之遊者所不容易至也余去年冬入小長
井邑寓廢寺之一室春雪已消遊意始動偶出登高望雲際
指其最奇者問樵夫答以天狗石余叫曰此山久在懷不圖
今在其傍近也因問狀則云山上常有雲霧時或不辨咫尺
雖極晴朗之日濛濛蓬蓬蔭蔚峭冷不能久留余曰善哉此
余之所欲遊也居數日淫霖彌旬見白徒十數輩噪過溪谷
間容貌獍猛各異鄉音余怪質邑人知爲智者山之傭夫蓋
遠人某新闢智者山種樹建舍山上招致傭夫皆漂蕩無賴
時就此邑野店暴飲云智者山卽天狗石之前山也余爲憮
然顧方今求遺利者極山之高窮溪之深比年沓至欺罔居
民居民初不悟後漸生戒心遂馴致陰險迂巧欲與市井爭

東陵曰末段口吻頗肖侯雪苑陣將軍二鶴記結尾

衡之俗焉。劉長卿詩云。山深俗豈淳。余於此邑見其然。今由智者山而推天狗石。知其必不古矣。卒燒杖不復言遊。未幾亦去小長井。三十三歲

東陵曰。以不造觀鋪紋成態。蓋自昌黎滕王閣記轉化來。

大寺安敦傳

明治二十七年。天皇怒清之渝盟。下詔討之。無戰不克。無攻不取。而諸將之陣歿者。每出乎佐尉。君慨然曰。上將愛身。士氣不振。諸公之全。蓋非慶事也。二十八年一月。我軍陷威海衛。君時率十一旅團。當百尺崖之嶮。百尺崖威海衛之東口。

裝亭曰痛語快語

裝亭曰一句一篇之精神

稱要害第一。清兵堅守之。君以身先衆。督戰甚急。中丸不屈。叱咤肉薄。清兵畏怖。棄壘而走。此嶮一失。守餘則迎刃而破矣。威海衛攻畧之功。君實爲之先。而創重卒不起。年四十九。聞者壯之。願是君平生之志也。君小字彌七。薩州人。早喪父。家極貧。發憤讀書。弱冠爲藩學助教。時幕政衰。而天下騷然。藩侯首革兵制。以養士爲急。始用西洋兵法。君決意辭職。自下而就卒伍。人諫不聽。已而形勢漸變。藩侯以兵入護闕。已而形勢復變。伏見之役起。君從奮戰。已而形勢又復變。爲戊辰之亂。君從轉戰奧羽之野。稍知名矣。亂平。藩侯下藩制改革之議。君極力贊之。屢謁執政抗爭。藩給資遊學江戶。實忌其鯁直而遠之也。其在江戶。憂國事不已。復忤都邸先輩。遂

歸于國。明治四年，從西鄉隆盛上京。五年七月，任少尉。尋爲中尉。七年，進大尉。是歲，征韓論起。隆盛等以議不合，將就國。君見隆盛諫爭，隆盛唯頷而已。八年，屬谷干城征臺灣，凱旋爲中隊長。十年，西南遂亂，君嘆息久之。屬山田顯義，率一隊自八代進衝敵背，勇戰有功，累進大佐。二十七年二月，以命赴西歐，巡察兵制。會有朝鮮變，施而討清，第一軍已自朝鮮北上。將發第二軍，諸將議第一師團之參謀長，山地元治曰：「非大寺則無可者矣。」即召還君，奉命直上途。連陷金州、旅順，畫策有功。就陣中拜少將，補十一旅團長。至是戰死也。君爲人真率，然豪岸無所假借，故人憚之。少時遊橫濱，學於鹽田某。一日，駕舟抵東京，遇颶，將覆一船，無生色。某促舟夫回舵。

發亭曰：膽勇之狀如目略。

發亭曰：結得大振。

舟夫股栗曰：命敢不從。然舳有一人叱云：如回舵，卽有劍耳。某匍匐覘之，則君也。怒而制之，君握柁，瞪目曰：風濤何有，敢再之。雖師不憚矣。某愕然而止。初，第二軍將發，畢集廣嶋。君在館酣醉不出，詰之，則曰：吾知戰而已矣。奚用區區之議。其所決可知也。人或嘆曰：久矣，世不容剛直之士。大寺之器，非及今始爲少將者也。余曰：生而行其所信，死而勵一世，容與不容，非所顧慮。不容，然後大寺安敦有焉。三十四歲

發亭曰：立傳之意，躍如乎行文之外。此非獨以文字傳者也。

聚遠樓記

永井東陵先生幕府之儒官也。明治之初，從遷駿之田中。思先世有居此地者，終棲隱不復出焉。為人軀幹長大，有儀容。時因子弟之請，講經舉止溫雅，音吐爽朗，聽者肅然。想見當時侍講大樹之日，而莫不起敬。其齡既過古稀，精明強固，視力不衰，窺道愈遠。丙申更構一樓，匾曰聚遠，以為讀書之所。其地隆然成小邱，古木蒼苑，櫻梅雜植，固富眺矚。坐樓遊目，自一二里至雲煙杳渺無際，得收之几席間。令嗣梅陵乃設十勝之目，汎徵題詠於同人，以承歡。先生之喜可知也。十勝為山鼻鶴松，水村插秧，平嶋暮雨，瀨川明月，八幡新綠，草嶺歸雲，燒津帆影，天城晴雪。時谷梅林，鬱嶺紅葉，佳名已定。面

發享曰一句暗伏
末段之議論

目亦新，宛然來歸先生之有云。抑田中之為地，既毀壘壁伐樹林，日就剗削，無峭厲傲兀之氣，而有平易寬裕之趣。先生之徜徉若相得者，且道自邇以及遠，猶此樓之勝自一二里至無際。然近世學者，薄蓄而賤鬻之，不擇其所託。今先生高尚其事，窮斯道之遠，而不易其樂。聚江山之勝，以優游十勝，於是乎有光矣。盈進講暇，日陪遊，為先生賦之。三十六歲

發亭曰：用筆富瞻，矩矱嚴然。末段非淺者所能辨也。

議川田襄江碑文

川田襄江既歿，嗣子請碑銘三嶋中洲。中洲銘成，詢之襄江。

觀海文錄 卷二
之門生故舊。或善之。或謂未佳而難之。終至揭新聞報而論爭之。余謂一家之私事。在內議其可否。猶可。其挾爭氣而公于世。則非所以慰甕江之靈也。夫中洲之文。雖或有不免論者之議。使中洲爲之。勢不得不出于此。何以知之。曰。二公親善。恩如兄弟。分剛毅二字爲名。以相砥礪。而維新之變。處其君臣之際者。是甕江苦節之所存。非中洲無知其心事。甕江他日之顯達。雖由學問文章之力。其成器蓋在此時矣。中洲同功一體。故欲忘而不能忘。且其人既死。弔影撫古。爲情愈切。乃藉以感發。不知自所以然。而文致已然是情勢之必至。非中洲不能爲此文也。然門生故舊謂未佳。而遽沒其苦心處。何乎。及入明治。甕江有重名。聖主之恩光。將耀百世。一碑

豈榮甕江哉。如使甕江以碑故傳者。則盡凡以文名者之智。易稿至十百。未爲病也。門生故舊視甕江不然大。故區區爭文字之末而不恥。今以中洲之文爲私而小。門生故舊之情亦私而小矣。志學講道之人。不宜如是也。然則如何而可。曰。中洲之文宜受之。如有未佳。則討議更之。不使人知之。則中洲之志酬。而二公之交道終。嗣子之追孝亦達也。在昔小竹序山陽詩卷。山陽喜曰。能使子成重於九鼎大呂也。夫山陽非資小竹之序而傳者。惟其心喜則死後之靈所安焉。是知己之情耳。今引以喻之。甕江將安知己中洲之文也。傳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門生故舊之所爭。果可謂厚耶。如有速識者之笑。百歲之後。何顏見甕江于地下也。余於二公非面識

者。唯見門生故舊之所爲而醜之。欲使之有所少顧。畧辨之云。三十六歲

桂湖村曰。錯錄取致。論脈不紊。末引山陽小竹二家爲喻。文有色彩。

正誼塾記

余師內田遠湖先生者也。而未見先生。何哉。是以心言。而不以進趨言也。方今師道衰。諸生之入庠校者。概不以心。而以貌。不以貌。而以貨。捷給輕俊。不見道之尊。而見師之卑。師卑則德不興。道不尊。則學不固。其弊可勝言哉。余駿人。初不知

先生嘗與置鹽君棠園交。棠園謹厚好學。謂余曰。邇年碩儒凋落。而輦轂之下。有曰內田仲準氏者焉。棄醫歸儒。卓然獨志于聖人之道。而實爲我縣人也。余久視棠園之所爲。聽其推重之語。而知先生爲真儒矣。其後益得審平生。又知其志識之高。與富嶽拔乎一世也。於是寓書問文辭者再三。爾來雖不能繼。心猶不止。頃者有人告曰。曩先生應鄉黨之請而講道。一日與諸子閑話。賞揚吾子。以爲有文學。吾子其勉哉。嗚呼。余因棠園而知先生。先生因文辭而知余。然初未相見。如是而曰。不以貌。而以心。誰曰不然。況學者不必在書乎。想遊塾之諸生。亦必感其風薰其德。不知門牆外有以貌者。以貨者。擾擾滿路也。往年中村敬宇翁。創同人社。稱多篤行之

士先生出其後。以斯道爲任。正誼之塾。其將爲道德文章之淵藪焉。世道人心之變。雖至今日而極。然植德立言。根柢深厚。則諸生之仰瞻之。猶富嶽之見宗也。余不敏。竊冀從諸生之後。以學先生之高云爾。四十歲

遠湖曰。一片真摯之情。與世之浮泛賞揚者異。文亦有照應有著落。

貞惠女史碑銘

貞惠女史。名喜代。沼津人。森權兵衛長女。文化十三年十一月生。以善裁縫有美譽。聞于駿豆間。遠近慕其風。來而受業。

或服薪水之勞。共起臥者常不絕。女史精明強固。諄諄指畫。數十年如一日。及門皆悅服。明治四十年一月十二日歿。享年九十有二。葬蓮光寺。貞惠佛氏之謚也。女史初迎三嶋人重兵衛爲夫。別成一家。舉二男三女。皆夭折。夫亦先死。獨二女屋壽存。適多家氏。故依之云。頃某某與同門謀。欲建碑紀師恩。請余文。余客遊沼津。審女史之澤及數千人。夙知其可傳也。乃繫銘曰。

吁哉女史。春秋已高。有進乎技。教人忘勞。
生盡其心。死得其所。名山之下。魂兮容與。

(四十五歲)

德倉耕地整理記念碑

德倉之地丘陵起伏擁其三面狩野川奔放盪擊來割其東成一邑於其間邑人孜孜服勞力農然狩野川歲時氾濫沒禾往往敗腐不實而平時又無灌溉之利故以架槽導三嶋貯水池之水踰川而灌田別有二池備旱小而無足用邑人憂水患旱害也久矣明治三十四年始有修治之議遣人遠州視其狀未及下手而止尋官改耕地整理法縣亦留意督勵之於是梅田虎次郎君率先唱之同志七人和之乃與村長平井喜十郎君謀詣縣請派遣技師踏查審之計得端緒後諮之衆衆善之議始決矣時四十一年五月也爾後技師大野廣吉君專任之設計以四十三年二月起工技師大村

泰三君來董役其水源猶依三嶋貯水池廢二小池而鑿一大池之面積一町六段步者渟蓄湛碧汪汪涵影更臨狩野川裝置離心動唧筒以蒸汽機關動之一轉之則水激上二十三呎一分時輸六十立方呎之水併以備旱魃也其排水浚三曾川修爲幹線設閘門於原木路之交處一有逆流衝至門扇自合水去復自開別疏野崎排水溝爲支線屬之狩野川以備閘門閉時去田疇之泥潦幹支相應及時見効也其耕地劃之有法長邊三十間短邊十間爲準左右短邊開灌排水口以節水之增減也旣成阡陌井然彌望快目睹溝渠縱橫皆瀾瀾而流車道貫通轆轤之聲遠來先世之憂已除勞少而功加多明治之澤及土壤九十町均爲膏腴爾後

可以施二毛作。又可以試馬耕矣。自起工至此。閱月二十八。寔爲四十五年五月。前後所費。二萬六百圓餘。傍近所未見。可謂能盡心者也。子孫其善繼父祖之志。竭力稼穡。穰穰滿家之喜。年年可期而待。苟然。倉廩不獨積嘉穀。能積以德。樸茂醇厚。風俗之美。亦當爲州縣之範。豈不樂乎。傳曰。富潤屋。德潤身。是余之所以望德倉人也。頃日謀欲建一碑。傳之後裔。徵余文。不遑逡巡辭謝。因敘所聞見。且贈以規云爾。五十歲

我入道排水工事碑

沿河流臨海灣。自開一境者。我入道也。水之觀已備。而遠山

之勝又至。風煙楚楚可人。然往年曾有疫痢。爾後夏秋之交。人不能自安焉。議者以爲。地雖陋隘而不濕墊。唯低下之處。或有潢汙行潦之水不去。濕腐之氣。積滯地中。滲漉入井之所致耳。今疏而排之。患一朝而除矣。乃試埋土管者一百五十間。以排水果。有驗。疾疫差減。後至明治四十五年。病毒再蔓延。大爲慘禍。時縣知事松井茂君。親檢其狀。且問拯治之方。皆言排水之急。而資不繼也。君領之。尋郡長稻美明精君。詣縣請派遣技師。講疏鑿之計。邑民亦各自勗。而期自大正二年一月。每戶日貯一錢。聚蓄以充其費。選委員九人。理之。委員與村長併力。處辨得宜。六月遂請工事施行。及縣之補助金。九月竝許可。乃以三年一月四日起工。三月二十四日

竣工。用土管如前時。因地之高低不一。其大小分爲六條之幹線。延長實一千一百六十有一間。且每戶更埋小管以屬之。猶枝之於幹。幹枝相呼應。脈絡貫通。導而放之。狩野川。凜然有聲。汗水不得遲疑。顧望井瀆之間。日就乾淨。覺清爽之氣。雀躍逼人矣。此歲入夏秋。天疫不復起。人始得自安。莫不相慶焉。於是欲勒其事於石。來徵予文。予聽其所費。凡四千三百十餘圓。而縣之補助。居其十之五。又別以二百圓修路。便來往。皆一錢聚蓄之所濟云。善哉。協戮之効。足以爲後人之訓。苟能擴此意而求之。其驗蓋不測。此碑卽所以見其志之所存也。銘曰。

瘴癘既除。

茂氣維伸。

廓然水鄉。

盪滌以新。

豈翅安之。 近譬諸身。 餘味不盡。 資在後人。

(五十三歲)

落合翁碑銘

遠之牧之原。古時無耕種者。白露蒼煙。蓋一棄地也。其有今日。實自德川氏臣精銳隊之移住始。夫闢荒拓土之功。不讓取一城畧一地。然武人負氣。期一死許國。俄降其志。而相從未耜之間。已所爲難。況終始不移。若落合翁。又其尤難者。其人洵可傳云。翁名正中。通稱銀三郎。多宮君第二子。自少兼修弓馬劍槍拳五技。爲山岡高步所識。時幕府漸衰。天下多事。翁欲以身圖報効。廣交英俊。與高步及中條景昭。大草高

重。關口隆吉等有攘夷十七士之目。後其徒增至二百人。乃編成一隊。以備事變。是爲精銳隊。後稱新番組。明治元年。前將軍慶喜公。自大阪還而入水戶也。翁等扈衛。及家達公就封靜岡。景昭高重。與同志內田忠正。贊正善等。決歸農之計。相牧之原。墾草萊。植以茶樹。舉隊皆至。一時稱其殷賑。未數年。事違志沮。往往困乏而離散。會車駕巡北陸東海。駐蹕靜岡。使參議大隅重信及高步視其狀。賜金獎之。時十一年十一月也。翁意謂。經紀無法。因致此亡狀。何顏見二公。杜門自引咎。尋選上京。講救濟之。官爲貸二萬圓。翁益感激。獎率不怠。一意勤于開拓。以至老焉。翁性真率喜施。與重器無所顧惜。初家富。而自奉極薄。衣不用絹。唯刀劍致美。同志中有借

于人而不償。遂遁去。輒謂辱武士之名。已代償之。嘗夜行。從者問。路上如有遺金。拾之乎。翁正色說。慎獨工夫。其人嘆服。平生以至誠待物。人咸尊慕。號爲牧之原聖人。大正六年二月一日病歿。年七十二。翁以弘化三年五月六日。生小石川竹早街邸。家世食下總紙敷鄉二百三十石。班麾下。兄久太郎早死。因襲其後。娶森川氏。有一男一女。女嫁人。妻先死。而男正吾不知所之。故晚年窮甚。草廬蕭然。人歎其祚之薄也。初同志之移住。皆依傍近民家。獨翁構廬中野。汲水以皿。炊以鍋。先衆力耕。後及事違散去者多。或說移東京。翁毅然曰。官旣給以壤土。勸以開拓。開拓卽所以報國。而牧之原是吾死處也。翁終以斯志而成斯功。偉哉。頃慕其德者。謀碑以傳

之。徵余文翁善行甚多。今特表其大者。銘曰。

克處世變。

耒耜植功。

內不自欺。

外與衆同。

藜藜茶葉。

吁德之叢。

遺芳滿野。

永傳高風。

(五十五歲)

以上三十八篇之外。有秦論。酒戒書戒。讀北塞詩草。贈丘隅序。翠嵐七十壽詞。與金洞書。及戰死者碑文數篇。非無雞肋之感。然今以斷一律付棄。捐云。

盈進 識

觀海文鈔卷二終

小傳

名盈進。字子水。通稱鑛太郎。觀海一二白夢等。皆用爲別號。先君子千尋居士。有一女二男。余其長子。以文久三年三月十一日。生于駿之田中。甫六歲。逢戊辰之變。藩公移封房之長尾。隨而東遷。及藩廢。復歸故國。時年十一。家旣失常職。未通生理。窮困流離。備嘗辛酸。一夕自謂。其勞心思已久。暫入山林自養。三十一。決意入駿之小長井。居四年而出。後再入遠之上長尾。又居四年。出而客遊沼津。以至今日焉。性魯鮮所能。唯自少處貧。刻苦讀書。曾受藩儒賴水岳陽二公之知遇。然才識淺陋。無所成名。身長五尺三寸餘。蓋不類父之短小精悍。乃近母之長大寬裕云。初年少爲鄉校所用。以非其

志常怏怏。及見古人有爲貧祿仕者。終屈意爲小學之師。四十而自罷。後又勸爲中學之師。各地之招聘。皆辭不往矣。所稿有文鈔二卷。小品一卷。詩鈔若干卷。而其田中藩史譚。印度諸宗提要。詩學講話。既畧脫稿。其漢文典跬步。淘宮一夕談。及餘瀾。共未至成一書之體。他日之業也。妻名郁。亦同藩士村越氏。同勤苦而經紀有方。余之無內顧之憂者爲之也。女二人。其一春野夭折。長女鈴。迎遠人林平。金指氏。將以醫承余後。今有四孫皆男。曰寬曰實曰定曰寅。

觀海學人 自敘

大正九年八月一日印刷
大正九年八月五日發行

【非賣品】

通	靜岡縣
名	沼津在
	二瀬川

著作者兼
發行者

池谷鑛太郎

靜岡縣駿東郡橋原村下香貫
字宮脇三百五十八番地ノ一寄留

印刷所

岐阜市美江寺町五十八番地
岐阜監獄

11
369

終

